

冬日的早上，麦田里已覆上了一层浓浓的白霜，像一场薄雪。白天很短，天光很淡，树上几片枯干的叶子被风吹得仿佛随时都要掉下。

进了腊月，最紧要的事便是忙着过年。村里的人看到连日晴好天气，排下干鱼塘的日子，到那一天，全村的人都来捉鱼。塘中人声鼎沸，叫喊声笑声响成一片，一直到太阳西斜。码头上全是剖鱼的妇人，我们便寻找鱼膘，趁大人不注意捏出，溜出去老远才放到地上，用脚去踩，听到很响的“啪”一声，我们觉得满足。剖开的鱼身在盐和姜里渍了一夜，隔天拎出来，掰开脊背，用两根一寸长的树枝撑开，露出里面淡红色的鱼肉。就这样挂在檐下，等太阳来照，等风来吹，而那些鱼杂却是清贫日子里极为难得的美味。那一盆红油赤酱的烧鱼杂，加了青红的椒和雪白的蒜，看得人禁不住要流口水；鱼油软嫩滑腻，像是豆腐，只须用舌尖轻轻一卷，便已融化在嘴里；鱼肠和鱼膘脆且有劲道，须得去慢慢咀嚼；而鱼籽是人间的至味，那样大的一团金黄色，用筷子挑一小团，轻轻铺在舌上，用牙齿慢慢碾碎。鱼籽破裂开来，满嘴的芳香软糯，滋味久久在舌间流淌。大人们严正告诫我们不要吃鱼籽：“要变笨的！”我们将信将疑，但是看到鱼籽就会不由自主流口水，极想吃，哪怕会变笨。

杀年猪也是队里一件极大的事。总是那些健壮的男下到猪圈，在泥泞哄臭的地上围追堵截。猪子们惊慌地四散开来，往旮旯里躲去，却是顾头不顾腩，终于被拖了出来，捆了四脚，倒挂在扁担上抬走。我们前后左右拢在四周，听猪子发出绝望的哀嚎，仿佛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杀猪人系了一件黑皮围裙，脸上红通通的，显然刚喝了酒。这时候他坐在树的阴影里磨刀，举起来看，刀锋被雪亮的马灯照着，发出冷而寒的光。猪子杀好后，每家都会按人头来分肉，大人小孩都欢天喜地，猪肉肥瘦相间，摸在手里尚带着些许的温软。猪头、下水洗净放在一个很大的锅里，加葱姜盐来煮。砖搭的灶下，柴禾冒出通红的火光，映着烧火的妇人黑红的脸。猪肉分完，锅里的那些肉也已熟烂，一阵一阵肉香四处弥漫，各家提了锅碗瓢盆来装。深夜的庄台上仍是腾腾的热气，那等到半夜不去睡的孩子多半也是为这一口肉汤。

分得的肉，照例先做了一顿给我们解馋，放了很多萝卜与肉块同煮。灶头上飘出的香气勾得肚子“咕咕”叫，只好一再咽下口水。待到出锅，祖母又撒一把青蒜上去，端到桌上，我们伸筷子去找，却总是撒卜，那肉块像是躲迷藏，历尽艰辛方能找到一块，可是就这样我们也很满足。那萝卜浸了肉的香味，比平常要好吃许多。这样的美食，已足够让我们小小的心灵得到最大的满足。祖母的脸庞隐在灯光后的阴影里，看不清神色，却见她只管夹素菜来吃。我们便讨好地去夹一块肉给她，她却又夹回盘中：“这肉太肥！我不要吃。”我与哥哥姐姐们从小皆知祖母不爱鱼和肉，觉得于她是一件遗憾的事。此后经年，每每想起，内心深处总是柔软一动，想着灯影里祖母模糊的脸，竟然有些酸涩。

那一顿饭吃过，我们就只能来来去去向檐下看上一眼。那些洗净腌好的咸肉经了风吹日晒，已然变成深褐色，白而细腻的油脂被晒出来，悬在肉挂的底下，

跨进腊月门，南门大街、中市口、北门大街行走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，人们开始忙着置办年货。粮店里有人排队买糯米，菜场里有人拎着鸡鸭鹅，肉案上厨刀斩肉的“哗哗”声更是不停，布店里卖布的撕布撕得手都抬不起来。腊月了，邮城晃眼的太阳下，青砖灰瓦的家门口，晒着一扁子一扁子雪一样白的糯米粉，屋檐下挂着一长排的香肠、咸鱼、咸猪头；缝纫店里的师傅赶着做过年穿的衣服，一天下班比一天迟。

除了置备各种年货以显示物质上的富裕，图个一年生活好似一年的吉祥愿景外，人们也讲究精神上的除旧迎新、焕然一新。过了腊月二十四，逢着星期天，大人早早叫醒我们，全家上城搞卫生。大人们收拾家中的物件，把平日常舍不得丢弃、又实在没有用的东西清理出来处理掉。我们小孩就忙着掸尘、擦窗子、贴门格和窗户纸。二十六、七，大人小孩去理发。三十一上午六点刚过，父亲带着我们去洗陈年的最后一次澡。洗澡的那天，父亲骑着自行车，车前大杠上坐着弟弟，车后的书包架上坐着我，急急地赶往中市口“四德泉”浴室。到了浴室门口，门边已经架起一长溜的自行车。进入浴室堂口，所有的铺位都放着衣服，洗澡的人特别多。一位熟人笑着对父亲说：“没得日子了，澡池子里像下饺子，到处都是人，你们就等我穿好衣服洗吧。”三十下午，妈妈打好浆糊，拿出春联：“你们兄弟俩去贴春联。”吃过年夜饭，鞭炮炸得“噼噼啪啪”，大门关上，熄灯睡觉。初一醒来，一睁眼就看见床边的方几

过大年

□ 张文华

仿佛随时要滴落。早些时约下的蒸馒头的大师傅终于上了门，带了一摞大蒸笼，兄妹们欢呼雀跃，都忙着去烧火打下手。一屉馒头出来，冒着腾腾的热气，师傅把它们倒在外面桌上的匾里晾着，我们把那些零乱倒下来的馒头拨正，一个一个排开，不让它们粘连在一起。新出锅的馒头蓬松喧软，掰开后里面有小而致密的孔，这时候我们尽可以放开肚皮来吃。

做糕须得用一方刻了许多菱形格子的木模来做，所用的米早在前一日水泡过，沥干，舂成细细的米粉。师傅手握一把米粉撒进那木模里，压紧，捋去浮在面上的散粉，上锅去蒸。我和兄妹们都极爱吃这种糕，香软诱人，而且模样要比馒头好看许多。

伯母端来一个小碗，里面半碗鲜艳的洋红。她用筷子蘸了洋红，一个一个去点在馒头和糕上。二姐三姐已到了爱美的年纪，嫌她筷子蘸上去不好看，自去拿苘麻的果子蘸了来点，那馒头和糕上面便像开了一朵一朵粉色的花。妹妹那时候才五六岁，也人前人后跟着凑热闹，姊妹们便将洋红点在她的眉间，她欢喜地跑去仰起脸给人看，非要等到大人们夸奖一番才满足地离去。

年三十早上，堂哥在屋里打“门笺”，将一叠长方形的彩纸放在木砧上，左手握一柄极锋利的刻刀，右手执锤用力敲下，彩纸上便有了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镂空图案。图案的花纹多是水波纹样，还有外圆内方的小钱花纹，很是好看，上面还会刻上“吉祥如意”“吉庆有余”或是“福禄寿”之类的字。这是个精细的活，有时候他分了心，刀刃往边上一歪，便把孔之间连着的纸也打断了，原本致密均匀的图案就显得很突兀。这时候堂哥气冲冲地跟我们吼：“就怪你们！”我们并未捣乱，看他气急败坏的模样，便知他又闯祸，于是嬉笑着跑开。

吃过午饭便要贴门对子，并这些门笺。祖母打好浆糊，唤三叔和堂哥去各家贴对子。我从小便知这事只能男人来做，便和姐姐们站在离门两三尺远的地方看。堂哥举着对子问：“行吗？”我们喊：“高了高了。”堂哥便挪下一点点，我们又喊：“低了低了。”堂哥又往上一点点。那些薄而鲜艳的彩纸被贴在了门楣上，垂下来遮住框下一点点，门的开合带起轻微的风，掀起这些薄纸，飒飒有声。

吃过年夜饭，我们便团坐在祖母身边，帮她包压岁钱，祖母唤那作“元宝”。红纸裁成两指宽的窄条，报纸裁成方方一沓，祖母在纸上放一块糖，两块云片糕，一角钱，有时候还会放一枚花生，然后把报纸卷起，用红纸粘了浆糊封好，一个“元宝”即成功了。我们既知这些元宝里定少不了自己那一份，可还是守着祖母全部包完，替她一个一个数过，且知道每一个元宝里都是同等的东西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从祖母那里领来便放在自己的枕头下，“压岁”，等着夜半的炮仗放起来再拆开。可是很多年我并没有机会及时拆开，因为炮仗响起的时候我已经沉沉睡去。

从初二开始，便是持续不断地去亲戚家拜年，乡下也多把家里的大事放在这时候来办，因此天天都会有肉内吃。平素简淡的生活仿佛已经遥远，这样富足而丰盈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很长时间，即便到正月十八落灯，一个正月里多半人家仍是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。冬日漫长，田野里的麦子仍覆在厚厚的雪下，万物自然生长。闲淡而平常的日子里，因为有了年节而变得分外珍贵与难忘。

上放着不知啥时候妈妈送来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一身新衣服，一双新袜子卷在千层底的新棉鞋腕里。

现在想起过去过年的那些事儿，十分温馨，十分留恋。特别忘不了，且特别温暖的，是那一双穿上了就会暖遍全身的新棉鞋，因为那是外婆在电灯下不知熬了多少夜晚，甚至遇到停电也要点起不甚明亮的煤油灯，一针一线、千针万线手工做成的。

外婆为了我们过年穿上那双新鞋，在仲夏时就开始准备了。在夏天最热的日子，外婆把门板下下来放平，将平时拆下的旧衣服布用浆糊一层一层糊在门板上做鞋骨子，待晒干后揭下来，依着鞋样子作剪裁，有做鞋帮子用的，有做鞋底用的，做鞋底用的鞋骨子需要叠加好几层。纳鞋底的针要选用专用的针，这种针比普通的针要大些，刚硬而锋利。即使这样，由于鞋底厚，外婆用力一针也难以穿透，要借助套在中指上的“针箍子”顶一下才能穿过。纳鞋底的线也要选择上好的棉线，这样结实防烂耐磨。从此往后，无论白天或是晚上，外婆忙完三顿饭一有空闲，总会静坐在桌前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手指套着“针箍子”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。有时半夜我从梦中醒来，看见灯光下外婆依然低头弯曲着身子默默地在做着针线活。她把慈爱之心通过千针万线缝进鞋子。现在，外婆去了远方，每到寒冬腊月的时候，我时常不由自主地盯着脚上一双鞋望，目光会停留好长一段时间，似乎看得时间长了，脚上的鞋会变成外婆做的那双舒服又温暖的鞋。

今年的春节来得似乎特别早，才刚换上新的台历，好像就开始忙着过年了。中国人之于春节的热情是什么节日都无可比拟的，所以等过春节时看谁还敢喷咱们崇洋媚外、背祖忘本弄丢了咱传统节日。过年的春联、窗花、红灯笼是必不可少的；鲜花、美食、美酒那是标配；新衣、新鞋、新包就更别说了，您想旧社会喜儿她爹那么穷还知道给女儿扯根红头绳过新年，到了咱们如今的新社会，要我说新衣、新鞋、新包一套都嫌少了，您看万一春节很冷或者很暖和呢？总得根据天气情况备着吧！您说我说的言之有理不？

从小就喜欢过年，因为过一年有新衣服穿，有红包拿，有吃不完的零食和看不完的小人书，关键还不用被逼着学习，另外即便犯些调皮捣蛋的小错也总能轻易就被放过，到处都是欢乐祥和、喜气洋洋的景象。还记得那会儿奶奶总是对掰着手指数盼过年的我说：真是个好孩子！不过也只有小孩才会盼过年了，所以好好享受吧。等你将来成家了就知道过年的忙和累了。奶奶已经过世好多年了，我很想告诉她，她的孙女非常幸运，虽然已经成家多年，但托了好婆婆的福，至今都没有体会过过年的忙和累，依旧保持一颗初心，全心全意期盼着过年。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恩。

送走了 2016，迎来了 2017，朋友圈里满眼都是回顾去年展望今年的锦绣文章。那么，细数我的 2016，该如何总结呢？按惯例自然是自我表扬为主、自我批评为辅，但真轮到我最结时却犯愁了，回想一年来的生活，让本着夸自

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叫陈家庄的地方度过的。村子不大，住着三五十户人家。一条清澈蜿蜒的小河将村子分成两半。爷

爷家住 在 河 东 的 村 头，门前有一棵碗口大的歪脖子野枣树。隔壁人家也有一棵野枣树，比爷爷家的树粗好多，要两个小孩合抱才行。春天到的时候，满树的花，淡黄淡黄的，老远就能闻到甜丝丝的味道。下河洗衣的姑娘、下地劳动的叔伯们走到树下都会抬头看一眼，用力嗅一嗅。树下的那只大黄犬半伏在松软的地上，惬意地摇着尾巴，褐色的眼睛温柔地看着过往的乡邻。一阵风吹过，树上落下些许花瓣，顺着风洒落到水面上，成群的鱼苗顶着这些花瓣随着水波的起伏跳着欢快的舞蹈。屋顶上有几缕炊烟升起，一只油冠水亮的公鸡悠闲地踱着方步，寂静的午后不时散落着“咯咯咯”的声音，那是觅食完的鸡群在满足的打瞌。

几场杏花雨过后，树上已挂满了枣，青得发亮。孩子们的眼睛从此就长在了枣树上。走到树下自然就慢下脚步，勾勾地望着树上的枣，食指早就抠在嘴巴里，就等着端午粽吃过，青枣变成红黄色的时候，扛一张板凳来树下“等枣”。

“等枣”是一件很耐心的事情。枣子不会自己从树上掉下来，就是熟透了，也要用竹篙打落。这里的“等枣”，其实是等鸟雀把枣子啄落下来。那会儿的鸟儿特别多，叽叽喳喳满树都是。即便是这样，啄落的枣子却不多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“等枣”的心情。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，竖着耳朵听，听见轻轻的“啪”一声响，一个个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声音传出的地方，往往收获甚少。大家却兴奋得很，脏乎乎的小手捏着落地的野枣象征性地在衣袖上擦一下，就塞进嘴里。

因为是女孩，又得父母交代，爷爷奶奶便不许我跟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疯。我就坐在旁边羡慕地看着小伙伴们听枣落，追枣跑，拾枣吃。羡慕的同时想了一个戏弄人的主意：乘大伙不注意的时候用小石子往树下一扔，“啪”地一下，看着大家立马起身满地寻枣的样子我就捂着嘴偷笑。没过多久，我的伎俩被识破了，再后来，玩这个把戏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扔石子成

年的春节来得似乎特别早，才刚换上新的台历，好像就开始忙着过年了。中国人之于春节的热情是什么节日都无可比拟的，所以等过春节时看谁还敢喷咱们崇洋媚外、背祖忘本弄丢了咱传统节日。过年的春联、窗花、红灯笼是必不可少的；鲜花、美食、美酒那是标配；新衣、新鞋、新包就更别说了，您想旧社会喜儿她爹那么穷还知道给女儿扯根红头绳过新年，到了咱们如今的新社会，要我说新衣、新鞋、新包一套都嫌少了，您看万一春节很冷或者很暖和呢？总得根据天气情况备着吧！您说我说的言之有理不？

从小就喜欢过年，因为过一年有新衣服穿，有红包拿，有吃不完的零食和看不完的小人书，关键还不用被逼着学习，另外即便犯些调皮捣蛋的小错也总能轻易就被放过，到处都是欢乐祥和、喜气洋洋的景象。还记得那会儿奶奶总是对掰着手指数盼过年的我说：真是个好孩子！不过也只有小孩才会盼过年了，所以好好享受吧。等你将来成家了就知道过年的忙和累了。奶奶已经过世好多年了，我很想告诉她，她的孙女非常幸运，虽然已经成家多年，但托了好婆婆的福，至今都没有体会过过年的忙和累，依旧保持一颗初心，全心全意期盼着过年。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恩。

送走了 2016，迎来了 2017，朋友圈里满眼都是回顾去年展望今年的锦绣文章。那么，细数我的 2016，该如何总结呢？按惯例自然是自我表扬为主、自我批评为辅，但真轮到我最结时却犯愁了，回想一年来的生活，让本着夸自

童年旧事

□ 濮颖

幸福。第二天，全村人家的桌上都会有一碗甜甜的野枣……

童年的冬天也是欢乐的。堆雪人，打雪仗，跳太阳，打钱堆，抓石子，挤墙角。孩子的笑闹声把和睦的村子闹腾得热气融融。

最喜欢过年了。不说腊八粥、送灶神、打稻墩、贴门联、放鞭炮、压岁钱，单单想起蒸馒头这件事情，我都会笑出声来。家乡人一到腊月家家都要蒸馒头，每到这时，乡邻就跑到爷爷家打招呼，让爷爷看紧我不能到他们家里去。原来家乡人有个说法：不让胎发未剪的孩子出入蒸糕馒的屋子里，不然糕馒蒸不熟。乡里人特别重视蒸馒头，甚至以馒头蒸得好坏预示来年收成的好坏。我从小因为脾气大、哭性长，几次胎发都没剪成，所以不能出入蒸馒头的人家。可就是有那么一年，隔壁有个梳着一条油亮亮的长辮子，扑闪着一双黑闪闪的大眼睛、名“国英”的大姐姐，偏就不信这个邪。记得那天她家蒸馒头，让她负责在灶膛口添柴烧火。国英姐姐早就约我到时候从灶膛口后面那扇木窗子爬进来。木窗子是正方形，矮矮的，我垫块砖头，用脚勾住窗台，猫着身子低着头，姐姐一伸手就把我接了进去。我躲在草垛子后面，不敢说话，跟国英姐姐打手势做鬼脸，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，我跟大姐姐本来就因兴奋发红的脸被映得更红更热。国英姐姐一边烧火一边问她妈妈馒头好了没有，她妈妈就在锅台口笑着骂：馋丫头，急死了！馒头蒸好了，一屋子的热气，湿湿的、香香的。国英姐姐拍拍腿上的草灰跳出来问，馒头蒸得好不好？只听她家人说：好！好！好！从来没蒸过这么好！国英姐姐一声叫唤，我就灰头土脸地从草垛子后面连跳带爬钻出来了……

好多年没回家乡了，不知道村口的那两棵枣树还结不结果子？也不知道一到腊月家家户户还蒸不蒸馒头？最想知道的是国英姐姐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岁月经年，如今她究竟又是什么样子？

过年

□ 苏扬

已要绝不嘴软原则的我都无法开口了，因为这一年过得实在是太平淡如水。如果真得找出个优点，那就只能是我的心胸变宽广了但体格未胖，当然这点幸甚。这一年我看淡了一些人和一些事，特别是对我家娃娃学校每个月发到我手机上的成绩单，我的心胸那可可是比蓝天、大海还要宽广呀，体内的洪荒之力也控制得妥妥的。想想也是，生命里除了生死那都不算事，这点小沟小坎我要是都不能跨越，不白瞎了我这一年来利用碎片时间喝的那些心灵鸡汤啊。

相当遗憾的是，优点没找着，不足却很多。这一年不仅年初制定的大目标没实现，就是年中全家出去旅游时定的要写个游记的小计划也没完成，甚至连那些旅途中拍的照片至今都还躺在电脑里没有整理，还有书橱里那本《30 天学会绘画》的书更是一页也没翻开过。但是俱往矣，就让那些好的、坏的、遗憾的、不足的都随着日升翻过去吧。2017 先试着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吧，王健林的十个亿有些高不可攀，我还是先开通自己的微博倒逼自己吧，日记有难度，那就周记，再不行月记也成啊。当然也不能忘了做好单位的价格版，那个爱国、爱家、爱岗可不是说说就算了的，对不对？好在年还没有过，一切还可以再等等，一切等过年后再说吧。先好好过年哈！所以这拖延的毛病 2017 年一定得治啊！